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第二十七回 金沙灘鞭打獨角獸 思鄉嶺李慶紅認弟

詩曰： 仁貴功勞天使靈，張環味己甚欺君。
雖然目下多奸險，他日忠良善惡分。

話說那軍師對諸位公爺說：「倘或主上問起海中風浪，你們多說不曾平息便了。」眾公爺道：「這個我們知道。」自此以後，今日風浪大，明日風浪又大，眾臣多是這等講，急得朝廷龍心散亂，不知幾時風浪平靜得來。

且不表君臣在清風閣上，木城緩緩行動。再表張士貴領了十萬人馬為開路先鋒在戰船內，先行的木城來得慢，戰船去得快，不上兩個月，早到獅子口黑風關了。你道獅子口怎麼樣的？卻是兩邊高山為界，收合攏來的一條水路，只得一隻船出進取為口子，進了口子，還有五百里水路起岸，就是東遼了。獅子口上有座關，名為黑風關，是東遼邊界第一座關頭。裡面有個大將姓戴，表字笠篷。其人善服水性，力大無窮，有三千番兵多識水性，在海內遊玩的。這一天正坐衙內，有巡哨小番報進來了說：「報將軍，不好了。」

戴笠篷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小番道：「將軍，前日元帥劫了不齊國三椿寶物，又把不齊國使臣面刺番書，前往中原。今有戰船幾百，扯起大唐旗號，順流而來，相近口子了。」戴笠篷聞言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此乃天順我主，故使唐王自投羅網，待我前去看一望。」說罷，他就到海邊往外一望，果有幾百戰船遠遠來了。他心中一想：「待我下海去截住船頭，一個個水中擒他，如在反掌，何等不美。」他算計已定，就取了兩口苗葉刀說：「把都兒們！隨我下海去哩。」眾小番一聲答應，隨了主將，催一步馬，豁喇喇到海灘。下了馬，望海內跳了下去。這些小番向常操演慣的，幾百小划子，每一人劃一隻，一手拿槳，一手執一口苗葉刀，多落下海去，散在四邊，其快異常。那些大波浪多在上邊潑過，只等主子弄翻來船下水裡，這些小番一個個都打點拿人。此言不表。

單講唐朝船上，張士貴父子在後，五個火頭軍在前，領五十個徒弟，共五號船，薛禮居中。他們徵東有三部東遼地圖帶來，你道是那三部呢？朝廷船上一部，元帥船上一部，先鋒船上一部，所以張士貴早把地圖看明，先吩咐薛禮：「前面乃是東遼獅子口黑風關，必有守將，須要小心。」仁貴立在船頭上，手中仗戟望下一看，忽見水浪一湧，遠遠衝過一個人來，仔細一看，只有頭在上面，探起來又不見了。四邊浪裡，隱隱有許多小划子划將攏來。

仁貴便叫眾兄弟：「你們須要當心，水裡邊有人，防他過來敲翻船隻。」那首周青、姜、李等多備器械，悠悠撐近，見這人在水內雙眼不閉，能服水性，明知利害，心生一計，便把方天戟插在板上，左手扯弓，右手拔箭，搭上弓弦，在此候他探起頭來，我就一箭傷之。那曉這員番將該當命絕，不料探起頭來，仁貴大喝一聲道：「看箭！」颯的一箭射過去，不偏不倚，正中咽喉，一個鷓鴣翻身，沉下海底去了。那時四邊的小番只主將被南朝戰船上穿白小將射死，早急掉划子進了口子，飛報到東海岸去了。這裡張士貴滿心歡喜，上了薛禮功勞。一面穿過口子，仁貴同了周青上岸搜尋一遍，並沒有有人在內。盤查關中糧草，共有三千萬石，及許多金銀寶物。關頭上倒了高建莊王旗號，立起大唐龍旗，留下幾員將官在此候接龍駕，大隊人馬即刻下船。過了口子，把這些金寶錢糧獻與張環，好不歡喜。那錢糧端正，下候龍駕來時，要申報何宗憲功勞，金寶私自得了。此言不表。

且說在路過了獅子口，又行三日三夜，早相近東遼，不必細說。單講到海岸守將官彭鐵豹，還有兩個兄弟彭鐵彪、彭鐵虎守在後關金沙灘。這彭鐵豹，其人力大無窮，坐在衙內，忽報黑風關小番來報說：「平章爺，不好了！」

彭鐵豹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小番道：「那中原起了幾百號戰船，過海前來征剿！大兵還沒有來，只有先鋒船到來。上有一將身被白袍，利害無比，力大箭高，把我主將射中咽喉，打死寶騎，穿過獅子口來了。」鐵豹聞言大驚說：「有這等事？獅子口失去了，如此過來，與你令箭一枝，快些一路報下去，去狼主莊王得知，叫元帥操演三軍，各關上守將須要當心，好與中原對敵。」

小番一聲：「得令。」接了令箭，飛馬報至三江越虎城莊王、元帥知道。日日教場操演，關關守將當心，多防穿白小將利害。

單表那彭鐵豹通身打扮，率領將士出關。三千番兵，一齊衝出了海灘岸上。望前一看，果有幾百號戰船，扯起風帆，駛將過來，鐵豹叫一聲：「把都兒齊心備箭。他戰船相近，你們齊發亂箭，不容他到岸。」此言不表。

再講仁貴船上，他見船近東遼，說：「四位賢弟，快些結束端正，領兵殺上東遼。」那四人就端正領兵，手執器械，立在各自船頭上。望去看，只見番岸一派兵丁，紛紛繞亂。邦岸如城頭模樣，高三丈。周青說：「薛大哥，不好。你看他邦岸甚高，兵馬甚眾，倘被他發起亂箭射將過來，就不好近他的高岸了。」說言未了，只見岸上紛紛的箭射將過來，一人一支，那箭射個不休。四人大叫：「不要上前去，我們退罷。」那些水軍見箭發得利害，不退而自退。連仁貴的戰船也退下了。連忙說：「怎麼你們退下起來？快上前去！」水軍道：「箭發利害，上去不得。」仁貴說：「不妨，你們各用遮箭牌，快些冒上岸邊，待我上了岸，就不敢發箭了。」眾水軍只得大家遮了遮箭牌，把船梭子一般的冒到邦岸前去。周青說：「大哥須要小心。」

仁貴道：「我曉得。」說罷，右手執牌，左手執戟，在船上舞動。叮叮噹噹亂箭射來，多在戟上打下了。岸上鐵豹一見穿白小將，也用方天畫戟亂亂衝將過來。他便把陰陽手托定，戟尖朝下，戟桿冲天，說：「船上穿白小將通名，好挑你下海。」仁貴道：「你要問我小將軍之名麼？洗耳恭聽：「我乃大元帥麾下，三十六路都總管，七十二路總先鋒張大老爺前營，月字號一名火頭軍薛禮便是。」口未說完，船已撞住邦岸。這叫做說是遲，來時快。船一近，彭鐵豹喝聲：「照戟罷！」上邊順插的一戟，直望仁貴當心刺將下來，那仁貴喝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也把方天戟喝哪一聲響，戟對戟絞鉤住了，怎禁得仁貴扯一扯，力大無窮。鐵豹喊聲：「不好！」用盡平生猛力，要拔起這條戟來。誰知薛仁貴志量高，就起勢一縱，上邊弔一弔，飛身跳上岸去了。眾小番見小將利害，他棄了箭，飛報金沙灘去了。鐵豹看見他縱上岸來，心內著了忙，把銀桿戟一起，喝聲：「照戟罷！」一戟直望仁貴面門上刺來。

仁貴不慌不忙，把手中方天戟喝哪一聲響，逼在旁首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復還一戟進來，鐵豹喊聲：「不好！」要把戟去架，那裡架得開？不偏不歪刺在前心，陰陽手一反，撲通往船頭上丟去了。周青連忙割了首級把屍骸擦在海內。叫眾兄弟快些搶岸，一邊泊船過去，一邊在岸上殺得那些番兵有路無門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盡行棄關而走。張士貴吩咐將船一隻只泊住，布了雲梯，上了東海岸。仁貴進總衙府查點糧草金寶等類，周青團團盤查奸細，李慶紅往盤頭上改立號旗。張環父子傳令十萬人馬關前關後扎住了，回進總府大堂，排了公案。仁貴上前說：「大老爺，小人略立微功。」張環道：「待我大老爺記在此，等朝廷駕到，保奏便了。」仁貴道：「多謝大老爺。」且按下候駕一事。

再講到木城內，貞觀天子在清風閣上好不耐煩，說：「先生，自從上城，一月風浪還不平息，不知何時轉得長安？」茂功說：「陛下龍心韜安，只在明後日風浪平息，就可以下船回長安了。」正在閒講，有軍士報說：「啟上萬歲爺，木城已泊在獅子口，請陛下下龍船進口子。」朝廷聽言，到不明不白。有徐勳俯伏塵埃說：「陛下，臣有謊君之罪，罪該萬死，望陛下恕臣之罪。」朝廷說：「先生平身，汝無罪於朕，怎麼要寡人恕起罪來？朕心下不明，細細奏來。」茂功說：「望陛下恕臣之罪，方可細奏。」天子說：「朕不罪先生，可細細奏與寡人知道。」茂功道：「臣該萬死。只因前日怕來徵東，歇駕登州，臣與元帥設一瞞天過海之計，使陛下龍心不知，竟到東遼。」

就把設計之事，一是長，二是短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朝廷心下明白，龍顏大悅說：「這段大功，皆先生與尉遲王兄之大功勞也，何罪之有？快降朕旨意，著大隊人馬上岸攻關。」茂功說：「先鋒張環已打破黑風關進口子了。望陛下下龍船好進獅子口。」天子說：「既來到東遼，就在木城內駛去，何等不美？又要下什麼船！」茂功說：「陛下又來了。獅子口最狹，船尚不能並行，木城那裡過得？」朝廷說：「如此，進口子到東岸有多少路，可有風浪麼？」茂功說：「此去東岸，不上二三天水路，就有些風浪，也

不大的了。」

天子說：「如此，待朕下船。」朝廷降旨一道同眾公卿下了龍船進口子。

離卻黑風關不上二三天，到了東海岸。張士貴父子出關迎接，朝廷上岸歇駕。總領府兩旁文武站立，五十萬雄兵齊紮關內大路上。張志龍吩咐安了先鋒營盤，士貴領何宗憲進入大堂，俯伏塵埃說：「陛下在上，狗婿何宗憲箭射番將戴笠蓬，取了黑風關獅子口，飛身跳上東海岸，戟刺番將彭鐵豹，又破東海岸二樁微功。求陛下降旨，再去打後面關頭。」朝廷大悅說：「尉遲元帥，記了張愛卿功勞。」敬德領旨，把功勞簿打了兩條紅槓子，心下暗想：「這張環翁婿為人狗頭狗腦，如何成得大事？莫非這些功勞，都是假冒的？」此言不表。

且說朝廷叫一聲：「張愛卿，你女婿何宗憲驍勇，明日興人馬去攻金沙灘便了。」不表。張環退出總府，朝廷降旨排宴，各大臣飲酒，一宵晚話。

到了明日清晨，朝廷命長國公王君可看守戰船，這裡眾公臣保駕。發炮三聲，五十萬大兵一齊進發。

再說張士貴父子領兵先行，在路擔擱數天，遠遠望見金沙灘。離開數箭之地，放炮安營。單講到了關內，早有小番飛報總府衙門說：「啟上二位將軍，大唐起了六十萬大兵，天子御駕親征，四員開國功臣保駕，尉遲恭掌帥印，餘者將官不計其數，殺過海東來了。還有一名火頭軍姓薛名禮，穿白袍小將，戟法甚高，他便亂箭之中飛身上岸，把平章爺挑死，已破此關。如今在關外安營，須要防備。」彭鐵彪、彭鐵虎弟兄二人聽說，不覺大驚說：「住了！可是箭射戴笠蓬將軍的穿白小將麼？」番兵說：「正是他。」鐵虎道：「哥哥，聞得前日一箭傷了戴笠蓬後，又傷我哥哥。自古說：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與你出馬前去會他便了。左右帶馬過來！」手下答應。弟兄二人全身披掛，連忙跨上雕鞍，領了番兵，離卻總領府，來到關前。炮聲一響，關門大開，旗幡轟動，衝過吊橋來。營門前軍士一看，只見兩員大將，一個手中執一條鍍金槍，一個手中拿兩根狼牙棒，在外面討戰，連忙進營報啟說：「大老爺，營外有兩員番將討戰。」張環就傳薛禮出馬迎敵。仁貴此一番上馬衝鋒，抬頭一見兩員番將，果然威武。」仁貴大喝一聲：「呔！東遼蠻子休得耀武揚威，我來取你之命了。」那彭鐵彪一看見來將穿白，便說：「呔，慢來。小蠻子可就是前鋒營火頭軍麼？」仁貴說：「然也。」鐵彪道：「呔！

我把你這該死的狗蠻子，你把我大兄挑死，冤如海底。我不把你一槍刺個前心透後背，也誓不為人也。照槍罷！」插一槍，直望仁貴咽喉挑將進來。仁貴把方戟往槍上噶啣一卷，鐵彪在馬上亂晃。衝鋒過去，圈得轉馬來。仁貴把戟串動，颯這一戟，望番將面上挑進去，那鐵彪把手中槍望戟桿上噶啣啣這一架，掙得面如土色，馬多退後十數步。鐵虎見二哥不是薛禮的對手，也把馬催上前來，叫一聲：「照打罷！」當一響，把狼牙棒並打下來。仁貴架在旁首，馬打交肩過去。三人戰在關前，殺個平交。營前週青見了，也把馬催上前來說：「薛大哥，小弟來助戰了。」衝到番將馬前，提起兩根鎖鐵鋼，望著彭氏弟兄，照天靈蓋劈面門，掠掠的亂打下去。鐵虎把狼牙棒殺個平交，鐵彪這條槍，那裡掠得住仁貴的戟法？戰不上五六合，卻被薛禮一戟刺中左腿，翻下塵埃死了。鐵虎見哥哥刺死，手中鬆得一鬆，被周青打一鋼過去，打在頂樑上，腦漿並裂，一命而亡了。仁貴大叫：「兄弟們，搶關頭哩！」後面姜、李三人撇了旗鼓，催開坐騎，輪動兵刃，豁喇喇衝進關門，把那些小番殺得片甲不存，棄了金沙灘，飛報思鄉嶺去了。此話慢表。

再講張士貴父子，改立旗號，領十萬人馬穿進關來，安下營寨。張環賞五個火頭軍肉五十斤，酒五壇，大家暢飲。過了五天，大隊人馬早到。士貴迎接龍駕進關，安歇總領府衙門。說：「元帥，狗婿何宗憲鏢打彭鐵虎，戟挑彭鐵彪，已取金沙灘。」敬德就提起筆來，打了兩條紅槓子，此言不表。

單說思鄉嶺上有四員大將，一人名喚李慶先，一人名喚薛賢徒，一人名喚王心鶴，一人名喚王新溪。四人結義，誓同生死，多是武藝高強，封為鎮守總兵，霸住思鄉嶺。忽有小番報進來報：「啟上將軍，關外大唐人馬在那裡安營。」四將道：「他人馬既到，須要小心。若有討戰，速來稟知。」小番答應，自去把守。不表關內之事，且說關外張士貴，吩咐發炮安營。一邊起炮，齊齊扎住營盤。一到明白，仁貴出馬，姜氏弟兄助戰，豁喇喇衝進關前。有關頭上小番見了說：「哥阿，這穿白的就是火頭軍，利害不過的，我們大家發箭哩。」說罷，紛紛的箭射將下來。仁貴把馬扣定，喝一聲：「呔！休得放箭。快進去報與你主將知道，說今有大唐火頭軍在此討戰，快快開關受死，免得將軍攻關。」這一首小番早已報進報：「啟上四位將軍爺，關外火頭軍討戰。」四將聽見火頭軍三字，不覺大驚說：「久聞穿白小將武藝高強，我們四人大家上馬，出關去看他一看，怎生樣的驍勇。」眾人道：「到說得有理。」四人披掛完備，上馬離了總府，帶領小番來到關前。炮聲一響，大開關門，四將擁出。抬頭看時，你道薛仁貴怎生打扮：頭上映龍，素白飛翠紮額，大紅陰陽帶兩邊分；面如滿月，兩道秀眉，一雙鳳目；身穿一領素白跨馬衣，足踏烏靴，手執一條畫乾方天戟，全不像為頭軍，好一是天神將。